军工复合体 美国社会贪婪的病态需求

■巴厘：意如香

四星上将、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首次提出：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巨大的军火工业，是美国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需求，让美国处于危险境地中。也是艾森豪威尔，第一个签署批准军工产业无限发展的美国前总统。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在二战正酣时，乘势大批量销售军火，让军火商大发战争横财，使得军工产业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，更是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最大的获利赢家，造就了美国资本主义百年盛世的霸权时代。

时值今日四十年来，美国军工复合体更是发展为一个“超脱于产权关系”的主导者，是美国社会幕后的真正统治者，形成了政府–国会–国防部–军工企业的特殊关系。军工复合体是由五大公司组成：1、洛克希德.马丁公司。2、诺斯罗普.格鲁曼公司 。3、雷神公司。4、通用动力公司。5、波音公司。这五大公司的军工产业遍及美国各州，各州都有军工产业的生产线，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幕后操盘人。例如拜登总统团队的国防部长奥斯丁，就是雷神公司董事，其他部长或国会议员，也都有军工产业的裙带背景。

军工复合体还凭据庞大的军工销售获利基金，在美国社会构建了情报复合体、媒体复合体、华盛顿游说公司等，通过对情报、媒体的垄断掌控，长期利用欧美舆论媒体洗脑全世界，以及豢养数万名的游说员工，在政府各部门安排说客，每一个参众议员，由二十个说客轮番游说，按照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诉求，在参众议会里制定符合军工需要的法律法规，乃至白宫的政策制定，都由军工复合体的幕后操控者说了算。

军工复合体的最大利益诉求，就是最大化地销售军火，因而人们看到，缘何美国枪杀案连连，却无法出台控抢法案？就因为保持枪械自由买卖，就保住了军工复合体的最大利益，至于枪杀案死了多少美国人，军工复合体眨也不眨一眼。在对外政策上，军工复合体需要“国外敌人”，以便永远保持“国际环境的紧张关系”，让国际上的军火诉求，源源不断。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.库兹尼克说得好：“战争对美国是一笔大生意”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以俄乌战争为例：

早在克林顿总统时期，前苏联刚解体，当时普京初出任俄国总理一职，就曾多次申请加入北约，就因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战略诉求，需要营造海外“假想敌”，因而美国一再拒绝俄国加入北约，还不断让北约五次“东扩”，直逼俄国边境。直至2022年3月，终于迫使普京出手攻打乌克兰，引爆了俄乌战争。美国隔山观虎斗，只不断“拱火”北约支持乌克兰挑衅俄国，大量的军火买卖输送到北约提供给乌克兰，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。俄乌才开打一个月，军工复合体的股价就猛涨，洛克希德.马丁高涨35%，诺斯罗普.格鲁曼涨27%，雷神公司涨14.5% 。军工大佬与国会议员乐开怀，盛开香槟宴派对庆贺一番。

如今战争越打越激烈，俄乌“和谈”一再被美国搅局，美国声言要让乌克兰打到“剩下最后一个人”，也就是说要让战争持久打下去，让军工复合体的军火销售越发膨胀，一箭三雕，即打击俄国，更敲打欧盟，让欧盟国家游资大量外流，欧元一再贬值，以保住美元的强势地位。美国国会最近更出台了“租借法”，规定接受“援助”的国家，必须在30年到100年内，还清美国的军火“交易”。名为军事援助，实是“军火放贷”，让乌克兰与北约国家，接受美国军火，却负债累累，如此穷兵黩武的美国军工复合体，就是这样不顾别国死活，大发战争横财。可悲的是，“脑死亡”的欧盟政客，还一味紧跟美国屁股，傻兮兮让美国绑在战车上当“替死鬼”。

但拜登这次真正打错了算盘，为应军工复合体的战争需要，刻意挑唆北约一起金融经济制裁俄国。岂料俄国不是吃醋的，因为俄国是当今超强的核大国，拥有数千颗核导弹与洲际导弹，可以直接攻击美国各州与数百个美军事基地。而美国华尔街财阀向贪生怕死，只想发动常规战销售军火发横财，绝不会选择与俄国核大战同归于尽，所以拜登一再声言不会派兵介入俄乌战争，只图通过金融制裁困死俄国。但俄国是个能源与粮农强国，除了自给自足，还能大量出口套汇。俄乌持久战，扛得住的只有俄国，而不是美国与欧盟。战争两个月来，俄国通过宣布不友好国家，采购俄国油气与农粮需用卢布结算，让卢布汇率节节高升，而欧美由于严重依赖俄国油气与农粮产品，经济制裁反而让俄国油气与农粮价格高涨而获利，却令欧美汽油与农粮售价暴涨，美国通胀率高达8.5%，还会升高至10%，是美国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胀率。民怨怨声载道，令拜登总统的民调掉落仅剩40%，有60%不认同拜登的经济与对外政策，是美国总统历来最低的民调，许多美国学者公开呛声拜登，毫不留情，怪不得特朗普调侃说：“拜登是美国历届最差劲的瞌睡总统”。九月份的议会选举即将开盘，“民主党”的选情告急，一旦参众两院都落入共和党手里，拜登就真正成了跛脚鸭总统了。

美国真正被军工复合体害惨，正应了艾森豪威尔预言：处于“危险境地”了，更惨的是欧盟国家，因为欧盟国家的通膨更为严重，加上五百多万乌克兰难民涌入，引发社会不安，美国至今也只接受12个乌克兰难民，让欧盟傻了眼。战场上乌军节节败退，欧美的大量军火供应，皆被俄军导弹摧毁，或变成俄军战利品，钢铁厂亚速营纳粹成了瓮中之鳖，败局已定。“代理人”泽连斯基，如同成不了气候的阿斗。

最让拜登担心的是，由于金融制裁，强行没收俄国在欧美资产，令世人丧失了对欧美金融体系的信任，倒骨牌般，反美浪潮席卷，连中东与印尼穆斯林也反美亲俄，众多国家纷纷抛售美债与提回黄金避险，让美元霸权面临了实实在在的衰落。贪婪的美国军工复合体，贪得无厌，霸道霸权热衷于对外侵略，不排除在台海鼓动第二战场，实应引起高度警惕。风雨欲来风满楼，世局何去何从？世界加速两级分化中。拜登成了国际骂名，内外不是人，可悲！可怜！

略谈“恶性日元贬值”的影响

■廖省：林越

近年来，日本右翼愈发嚣张，紧抱美国，卖力地“反华”，与印度签署军事协议、美日英澳军事政治互动、发言支持台湾，对越、菲等南海国家煽风点火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俄乌冲突爆发后，日本抓住了“翻身”机会，跟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，为其增加军费、扩充军备找借口。同时，还想为乌克兰提供军援，将自己置于俄罗斯的对立面。并趁势修改自卫队法制，否认邻国争议领土；妄图进行修宪，重新具备攻击、交战权。

制裁本身是把“双刃剑”，日本制裁俄罗斯，给对方经济造成麻烦的同时，也让自家经济遭受比俄罗斯更加沉重的冲击。国际的能源、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，对日本经济民生带来巨大影响。日本配合西方将俄罗斯踢出国际结算系统，也使日元面对贬值危机。

今年4月21日上午，日元对美元汇率下滑至1美元兑换128日元左右；超过了2002年5月日元跌至1美元兑126日元的最低值。3月下旬，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幅高达6.9%，拖累今年一季度日元汇率，以5.7%跌幅，成为G–10集团货币中对美元表现最差的货币。

日元贬值也带来贸易逆差扩大、生产成本上升的弊端。以往惯例，日元和美元、瑞士法郎并称为国际市场的主要“避险货币”，但日元的光环正在丧失。日元加速下滑的“导火索”是美联储发出加息信号，而日本仍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，使大笔外汇游资流向美国。

日元贬值已成为日本朝野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。5月4日，日元汇率贬值到1美元对130日元的水平。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形容，“如今可谓是恶性日元贬值”。让日本民众回想上世纪90年代末，日元跌至1美元对147日元，市场称为“卖空日本”的惨状。

之前日元贬值总被视为利于日本出口，而今却让日本企业连连叫苦，有人甚至认为这已关系该国未来的生存。多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日元是最先受到美元升值冲击影响的货币，由于和美国政治经济高度挂钩、依赖，日本现在陷入“有苦说不出”的境地。

大阪经济大学教授、原日本央行国际局长福本智之称：“决定汇率的因素很多，最重要的是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别及其走势预期。”今年来，欧元对美元贬值7%，英镑对美元贬值7%，而日元对美元贬值12%。他解释，日本3月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仅0.8%，日本央行仍保持“超宽松货币政策”。市场见两国的货币政策不同，判断利差可能扩大，导致日元贬值加速。“最近日元贬值速度过快，对经济投资和消费信心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”。

七国集团(G7)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4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，日本财务大臣在会上对“最近略微快速的日元贬值”表达担忧，但会议未予讨论。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称，对于日元贬值，看不出美国财长对日本的关切表示理解。日本在干预外汇市场时，需要得到G7国家特别是美国批准，然而美国似乎对日元贬值漠不关心。上世纪70年代美国财长约翰·康纳利的名言：“美元是我们的货币，但却是你们的问题。”日本这么快就忘了？

日元贬值，最先苦了日本民众。连锁餐饮品牌吉野家近日大吐苦水，“吉野家从世界各地进口食材，过分的日元贬值令人无法接受，牛肉价格不断上涨，物流费用和包装费用也在上涨，再加上日元贬值，对我们无异于双重打击”。支撑日本低收入人群日常生活的“百元店”开始陆续关闭。据了解，日本百元店的产品多来自东南亚国家，日元贬值、物流价格上涨，加上疫情下工厂停产，很多百元店根本支撑不下去而纷纷关门、倒闭。

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，当亚洲地区经济或市场遭遇冲击时，日元先领跌，其他国家跟随，但中国人民币“反应”往往滞后，发挥了稳定区域经济的作用。从去年初开始计算，日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超过20%。对日本企业而言，进口的中国产品更贵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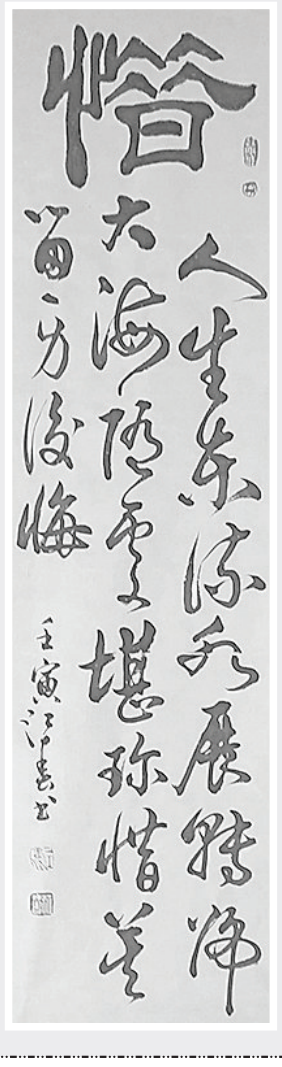
5月5日凌晨，美联储将大概率宣布加息50个基点，并同时启动缩表，日元、韩元等亚洲货币对美元都应声下跌。《日本经济新闻》称，人民币表现坚挺。人民币作为“亚洲安全货币”的性质正在增强，国际外汇市场也开始将人民币当作“避险货币”之一。

日本《产经新闻》4月13日称，美英澳在非正式场合邀日本加入“AUKUS”三边安保联盟协定，共同对抗中国。这绝非“空穴来风”，日本穷兵黩武的野心始终不改；但对振兴工商、提升经济、睦邻维和方面却乏善可陈。“恶性日元贬值”能让东京醒悟吗？

江春书法作品

自作诗·惜

人生东流水，展转归大海。
随处堪珍惜，莫留身后悔。



陈友福——扣杀“巨人”

廖建裕（LEO SURYADINATA）

陈友福

陈友福（Tan Joe Hok）是第一位赢得1959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（All England）冠军的印尼人。此外，他还为印尼在1958年、1961年及1964年成功夺得汤姆斯杯（Piala Thomas）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当时的印尼是著名的羽毛球大国，十五年间一直在羽毛球坛上占据主导地位。

1937年8月11日，陈友福出生在西爪哇万隆的一个华人家庭。他的父亲陈太平（Tan Tay Ping）是一名小商人，经常东奔西跑经营布料生意。陈友福在万隆的南华学校完成了初中学业，随后在万隆的华侨中学继续接受教育。

陈友福的父母都是非常热爱羽毛球的人。因为热爱，他的父亲像变戏法一样把住宅简陋的前院改装成了羽毛球场。陈友福从小就开始打羽毛球。在他十五岁时，他的天赋被万隆蓝白俱乐部（Klub Blue White）的羽毛球教练李卓光（Lie Tjuk Kong）发掘，李教练直接邀请他加入该俱乐部。陈友福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跑步2个小时。有一次在观看拳击比赛时，他震惊于拳击手敏捷的脚步动作及出色的手脚配合。受此启发，陈开始把跳跃作为他常规训练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他在日后发挥出巨大的扣球威力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常年的艰苦训练使陈友福在16岁便夺得了万隆地区羽毛球赛的冠军。次年，他击败了同样以扣球闻名的羽毛球老将——杨金美（Njoo Kiem Bie）。时隔两年，也就是1956年，他还击败了另一位知名选手艾迪·尤素夫（Eddy Jusuf），并夺得全国冠军。同年，陈友福还参加了马来（西）亚雪兰莪州锦标赛和新加坡锦标赛，从而引起世界关注。之后的一年，他参加了东印度国际比赛，再次夺冠。

1958年，陈友福超越了欧力克·梭利银（Olich Solihin）、李保然（Lie Po Djian）、陈庆源（Tan King Gwan）、杨金美和菲力·宋尼菲（Ferry Sonneville），成为印尼汤姆斯杯队伍里最年轻的选手。在汤姆斯杯比赛中，陈友福参加了男子单打及男子双打的项目。在男单比赛中，他击败了两位丹麦名将——埃兰·柯普斯（Erland Kops）和芬·科贝罗（Finn Kobbero）。他的参赛缔造了印尼队的胜利，使印尼队第一次夺得汤姆斯杯。后来，陈友福又连续在1961年及1964年的汤姆斯杯上帮助印尼队成功卫冕。

1961年，当印尼第二次捧起汤姆斯杯冠军奖杯时，陈友福获得了总统苏加诺颁发的文化勋章（Satya Lencana Kebudayaan）。苏加诺赞赏陈友福道：“我为你感到自豪。我们国家有很多医生和工程师，但像你一样能够代表祖国并使其闻名世界的人只有凤毛麟角。”

作为男单选手，陈友福在1959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上获得冠军，成为首个在该赛事历史上夺冠的印尼人。同年，他又凭借出色的发挥，夺得了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及美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冠军。因此，有体育杂志称陈友福为“扣杀巨人”。

凭借在1958年汤姆斯杯冠军赛上的出色表现，陈友福获得了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提供的奖学金，攻读医学预科学院的化学与生物专业。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夺冠后，他立即动身前往德克萨斯州。在备战汤姆斯杯和亚运会期间，他还需要返回印尼进行训练。1963年（其他资料的记录为1967年），陈友福完成学业并获得学士学位。出于对羽毛球的热爱，他决定不再继续攻读更高学位。

1965年，苏加诺下台，苏哈托继任。1966年底，新政府颁布了关于更改姓名的条例，并要求在1967年执行。曾经凭借中文名享誉全球的陈友福，不得不改换姓名。一位国民军将领建议用“亨德拉”（Hendra）打头，陈友福则用“卡塔内加拉”（Kartanegara）作为结尾。

其实，陈友福对于改换姓名心生不快，因为一名荷兰裔的羽毛球运动员菲力·宋尼菲就不需要改姓名，这样看来，只有印尼华人才需要改名。

陈友福认为，自从苏哈托当权后，种族歧视的现象日益严重。不同于苏加诺时期，华人不再被视作印尼的一部分，他们被强迫同化为原住民。

1965年，陈友福与前羽毛球运动员魏玉娘（Goei Kiok Nio）结婚。1969年至1971年，他在墨西哥和中国香港担任教练。此后，他又回到印尼，开展害虫防治业务，但最终还是重拾本行，在一家地区性的羽毛球俱乐部担任教练。

1983年，印尼队备战1984年的汤姆斯杯冠军赛，陈友福负责队员训练工作，由于他的巨大贡献，印尼队最终战胜中国队，捧得汤姆斯杯。陈友福也因此获得了“1984年最佳教练”的荣誉。

1998年对于陈友福来说是“难以忘怀的一年”。2月，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；5月，雅加达和梭罗发生了排华骚乱。由于担心儿女的安全，陈友福焦急地为他们寻找机票，安排他们离开印尼。但是由于没找到机票，又没有其他选择，他和孩子们最终在客厅担惊受怕地呆了一整晚。幸运的是，后来形势恢复正常，生死的威胁也逐渐消失。

苏哈托下台后，陈友福加入到反歧视运动中，与其他知名的印尼华人一起，呼吁新政府修改具有歧视性的法规和条例。如今，陈友福已决定退休。

原文为英文，由安娜·扎希达（Ana Zahida）翻译成印尼文。本文乃根据安娜·扎希达的印尼文译文转译。

（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（第二册）》）